

羣書拾補
五



補拾書羣

(五)

撰 韶 文 盧

新唐書糾謬

二十卷。宋吳縝撰。坊間所傳本序文首葉乃僞撰。又第二十卷柳宗元傳以下舊本闕脫。復雜取他卷之文以相抵。今據宋本補正。其摘抉過當。與不諳文法之失。不暇論也。

序

史才之難。尙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爲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爲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不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譌愈衆。柰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史爲事。故名臣綴輯。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脩爲新書。頒於天下。其閒惟唐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縝

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閒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爲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旣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封縣公。而傳乃郡公之類。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敘天平節度使。止有四。而紀則有七人之類。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

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脩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

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洩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爲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略。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

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諸帝紀亦自詳略不同之類。

去取未明。

如皇太子改名并誕節名。及上壽皆不書而上尊號則書之類。

一史之內。

爲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脩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久。而疎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舛。

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

豈非

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

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

史臣書事與奪止在其筆端。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命李德裕執政增脩其父吉甫美事之類。

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

失與唐之史臣無異。

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義陽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類。

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脩者不知刊

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爲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

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

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爲史之義。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爲事。則是既不成書。而

又失爲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脩紀志者則專以

褒貶筆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故今

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

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

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讎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辨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惟務暗嘿，致其閒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頒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爲必再加刊脩，乃可貽後。況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難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略加整比，離爲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摘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表不錄。

第二十卷尾缺葉。今從嘉定錢詹事大昕所據宋本補於後。宋本一頁廿八行行廿四格。

柳宗元傳

柳宗元傳。貞符內云。後之祆淫囂昏好怪之徒。

今案。此囂字疑是囂字。

又云。琢斲屠剔。膏流節解之禍不作。

今案。此琢字疑是楮字。

盧懷慎及吐蕃等傳

盧懷慎傳。疆場有警。

吐蕃傳。疆場不定。又云。疆場不明。

今案此皆合作場。

李晟贊

李晟傳贊云。捉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

今案。郭子儀傳贊曰。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返顧。又五王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蓋提之爲言。總勒統御之謂。若乃命之爲捉。於文殊爲不典。今李晟贊所謂捉孤軍者。卽提字之誤歟。

韓愈傳

韓愈傳所要光決于心。

今案。乃是先決于心。

又贊云。無抵牾聖人者。

今案。當作抵。

又云。以荀況揚雄爲未淳。

今案。當作醇。

劉武周傳

劉武周傳云。破之于美食川。

今案。獨孤懷恩及秦瓊傳。皆爲美良川。蓋良誤爲食也。

蘇定方傳

蘇定方傳云。縛賀魯以還。又云。遂面縛降。

今案。其字皆當作縛。

此書有海虞趙開美校刻本。序文完全。唯末卷尾缺。向借得元板新唐書。案此目求之。妄意補綴。今既得吳氏元本。如盧懷慎傳。及吐蕃傳。李晟贊。余所擬適與之同。餘不盡合。余所指爲訛字者。今業已改正。唯柳宗元傳一條云。管仲遇盜。升爲功臣。案功臣當爲公臣。今官本猶作功臣。姑附記於此。

山海經圖讚晉郭璞注山海經并作圖讚自來刻山海經者多遺之吾鄉吳志伊先生作廣註多附見而不全唯道藏本全載於經注之後與經文時有異同今各如其文錄之以明刻郭宏農集相參校後有

刻山海經者必并刻此方成全書

南山經諸讚並多失次今亦悉仍其舊

桂

桂生南裔枝華集作拔萃岑嶺廣莫熙葩凌霜津穎氣王百藥森然雲挺

迷穀

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

狴狴

狴狴似猴走立行伏權木挺力少辛明目蜚廉迅足豈食斯肉

水玉

水玉沐浴潛映洞淵赤松是服靈蜺乘煙吐納六氣昇降九天

白猿

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眇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鹿蜀

鹿蜀之獸。馬質虎文。攘此吟鳴。矯足騰羣。佩其皮毛。子孫如雲。

鯪

魚號曰鯪。處不在水。厥狀如牛。鳥翼蛇尾。隨時隱見。倚乎生死。

類

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妬忌。

獬廌

獬廌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若欲不恐。厥皮可佩。

祝荼草旋龜鵠鵠鳥

鵠。舊作鵠。譌。案此鳥急性。人之急性者名鵠。鵠。列子力命篇作鵠。鵠。與鵠同。鳥之性亦相似。故名相似。

祝荼嘉草。食之不饑。鳥首虬尾。其名旋龜。鵠鵠六足三翅並翬。

灌灌鳥赤鰐

厥聲如訶。厥形如鳩。佩之辨惑。出自青丘。赤鰐之物。魚身人頭。

鴝鳥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鴝鳴於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猾裏

猾褻之獸。見則興役。膺政而出。匪亂不適。天下有道。幽形匿跡。

長右麋

長右四耳。厥狀如猴。實爲水祥。見則橫流。麋虎其身。厥尾如牛。

會稽山

禹徂會稽。爰朝羣臣。不虔是討。乃戮長人。玉璽表夏。兮石勒秦。

患

經作
患

有獸無口。其名曰患。害氣不入。厥體無閒。至理之盡。出乎自然。

犀

犀頭如猪。形兼牛質。角則併三。分身互出。鼓鼻生風。壯氣隘溢。

兕

兕推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象

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

纂雕瞿如鳥虎蛟

纂雕有角。聲若兒號。瞿如三手。厥狀似鳩。魚身蛇尾。是謂虎蛟。

鳳

鳳皇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羽翼來儀。應我聖君。

育隧谷

育隧之谷。爰含凱風。青陽旣謝。氣應祝融。炎雰是扇。以散鬱隆。

鰣魚鴈鳥

鴈鳥栖林。鰣魚處淵。俱爲旱徵。災延普天。測之無象。厥數推兮。推疑惟。

白蒼

白蒼同皋蘇。其汁如飴。食之辟穀。味有餘滋。逍遙忘勞。窮生盡期。

西山經

臠羊

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太華山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

肥遺蛇

肥遺爲物與災合契。鼓翼陽山。以表亢厲。桑林旣禱。倏忽潛逝。

鷓鴣渠赤鷺鳥文莖木鷓鴣

鷓鴣渠已殽。赤鷺辟火。文莖愈鷺。是則嘉果。鷓亦衛災。厥形惟麼。

流赭

沙則潛流。亦有運赭。于以求鐵。趨在其下。蠲牛之癘。作采于社。

豪蕘

剛鬣之族。號曰豪蕘。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黃蘗草肥遺鳥鷖獸

浴疾之草。厥子赭赤。肥遺似鶉。其肉已疫。鷖獸長臂。爲物好擲。

橐蜚

有似人面。一脚孤立。性與時反。冬出夏蟄。帶其羽毛。迅雷不入。

桃枝

蟠冢美竹。厥號桃枝。叢薄幽藹。從容鬱猗。簟以安寢。杖以扶危。

杜衡

狴狴犴人杜衡走馬理固須因體亦有假足駿在感安事御者

膏容草谿邊獸櫟鳥

有華無實膏容之樹谿邊類狗皮厭妖蠱黑文赤翁鳥愈隱痔

礪石

稟氣方殊舛錯理微礪石殺鼠蠶食而肥物性雖反齊之一歸

櫻如

櫻如之獸鹿狀四角馬足人手其尾則白貌兼三形攀木緣石

鸚鵡

鸚鵡慧鳥青羽赤喙四指中分行則以觜自貽伊籠見幽坐趾

數斯鳥擎獸鷗鳥

數斯人脚厥狀如鷗擎獸大眼有鳥名鷗兩頭四足翔若合飛

鸞鳥

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鳧後鳥朱厭獸

鳧後朱厭見則有兵類異感同理不虛行推之自然厥數難明

蠻蠻

比翼之鳥似鳧青赤雖云一形氣同體隔延頸離鳥翻飛合翮

丹木玉膏

丹木煒燁沸沸玉膏黃軒是服遂攀龍豪眇然升遐羣下烏號

瑾瑜玉

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鍾山之子鼓欽鴉

欽鴉及鼓是殺祖江帝乃戮之崑崙之東二子皆化矯翼亦同

鰩魚

見則邑穰厥名曰鰩經營二海矯翼閒霄唯味之奇見歎伊庖

神英招

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雲僊實惟帝囿有謂兮圃